

“姥姥牌”腊八粥

■邱婧

时至今日，每当闻到豆子的甜香，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那幅极美的画面：晶莹剔透的冰凌静静地悬挂在窗沿，如水般的月光下，一个头发灰白的老人盘腿坐在柳藤席上，鼻梁上架着一副早已老旧的老花镜，精心地筛选着杯中筐箩里的豆子。赤红色的红豆、乳白色的薏米、嫩黄色的栗子，再来上几颗饱满透亮的红枣……她的缕缕银丝映照着多彩的豆子，仔细投入的样子仿若巧手姑娘为心上人绣制手帕那般。

这个老人，便是我慈祥的姥姥。小时记忆中的姥姥，总与那一碗腊八粥联系在一起。每年腊八节的前一天，我最爱干的事就是看她选豆淘豆。只见姥姥把干瘪的豆儿撒一堆儿，长芽的撒另一堆儿，最终留下的尽是些粒大饱满、色泽鲜亮上乘之品。姥姥从水缸里舀出一盆清水，将杯里的豆子一股脑儿倒进去。我赶忙撸起袖子把手插入盆中，喊着“让我来淘！”她就在一旁，咧着嘴笑我调皮。

翌日清晨，“馋虫”把我从睡梦中弄醒。屋子里早已是雾气升腾、香飘四溢。我蹑手蹑脚走进厨房，只见姥姥正裹着围裙，站在弥漫着水汽的老灶前悠悠地搅拌着。腊八粥浓浓的香气引诱着我顾不得烫，拿起小勺就准备偷吃一口。姥姥赶忙阻止了我的“愚蠢”行为，接着从柜里拿出碗，盛上满满两大勺递给我。“你这孩子，就是有个‘狗鼻子’。吃吧，吃吧，等你嫁人了就吃不着喽。”

未承想，还未及我嫁人，18岁那年穿上了军装后，便很少有机会能喝上一碗姥姥熬的腊八粥。

当兵头年的腊八，我在连队炊事班帮厨。看着老班长耐心淘豆的样子，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。那天，我主动揽下了熬粥的差事。大铁锅里热气腾腾，我学着姥姥的样子手握大勺不停地搅拌着，豆香在整个炊事班里飘荡。那天，当看到喝粥的战友们眼中洋溢的满足时，我仿佛尝到了姥姥当年心头的那丝甜蜜。

去年腊八，爸妈赴宁来看我。熙熙攘攘的车站里，一眼就瞧见了妈妈手中那只加大号的保温桶。妈妈说，知道他们这天来看我，一大早姥姥就开始忙活着为我熬粥。盖子掀起那一刻，那熟悉的香气扑面而来，一种久违的幸福瞬间将我包裹起来。

那天晚上，突然好想听听姥姥的声音。我按下家中的号码。“姥姥，我是婧子啊！”“谁？”“我是您的婧子！”“……哦，是婧子啊！那粥可好喝？姥姥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连味儿都快尝不出来了……”一时间，我哽咽得什么都说不出来，心里的话却如波涛般翻滚不停。

姥姥，我想您了！多想什么时候，我也能为您熬上一碗腊八粥。虽然，它远不及您的“姥姥牌”那般回味无穷，但那一碗熬进了外孙女这些年的思念与爱！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传家宝

在我的青春年代，家乡丹东流行起了“军绿色”。一时间，军服、军帽、军挎包成了俊男靓女们最潮的服饰。若谁能再拥有一件军大衣，那可是最拉风的了。

因为当时热恋的对象是一名军人，我便拥有了和这些“军绿色”亲密接触的优越条件。每当重要的日子，男友向我想要啥礼物时，我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与军绿有关的一切物件我都要，多多益善！”弄得男友一头雾水：“你究竟是因为看上我而迷上军绿，还是因为迷上军绿而看上我啊？”说实话，我也不清楚。我只知道，我这一生，注定是跟“军”字和绿色结下不解之缘了。

1988年元旦，男友为求婚下了大本钱，买了件军大衣邮寄给我，并霸道地向我表白：“有钱的广州仔现在流行用钻戒求婚，说是‘一颗恒久远’。那是奢侈品，不能吃不能喝，不遮风不挡雨。这件军大衣才是‘终生保温暖’，它会在东北最寒冷的季节，替代我为你抵御风寒。嫁给我吧！”

接到大衣，我先没考虑是否应允婚事，而是急不可待地试穿军大衣。唉！不试不知道，一试添烦恼。长及脚踝的军大衣套在我瘦小的身体上，不见手不见腿，样子要多滑稽有多滑稽。5岁的小侄女见我的大衣肥大，还调皮地钻进来藏起了猫猫。更可怕的，身高一米七八的四哥穿上后，却是合身得体，还平添几分威武！他当即拿出一大沓10元面值的钞票给我，欲买下军大衣新年里耍酷。我着急忙慌地把钱塞还给他，死死抱着大衣不松手。

半个月后，我才在信中了解到，是男友在匆忙中把他自己的男装军大衣

误当成专为我买的女装军大衣邮寄过来了，气得我直翻白眼。

话说这件错寄的军大衣，虽然不合我身，却一天都不曾闲置过。先是自家的4个哥哥轮流穿一遍，然后轮到亲戚家的兄弟们借穿。亲戚借完了，同学朋友借，就连单位平时不苟言笑的领导要去沈阳出差，也来跟我借大衣。

最初有人来借，我是满脸傲娇。可几天过后，我就开始心疼不舍。特别是我的领导借穿了两天，竟然把大衣袖口烧了个豆粒大的洞洞。面对领导归还时的满脸歉意，我还打肿脸充胖子装没事。可转过头，就心疼得落了泪，好像那个烟头是烧灼在我的心口。

至此，我不舍得再把大衣外借了，可又怕因此得罪了领导，伤了友情和亲情。曾经引以为傲的军大衣，成了我那段时间很大的一个精神负担。男友得知后，趁机催我尽快到部队完婚，便可以从此了却烦恼。

就这样，我独自一人，肩扛手提的，裹着那件男式军大衣，忐忑不安地踏上了南下的火车。在北京中转时，男友委托时任八一足球队队长的金百炼同志去车站接我换乘。当时，我和金百炼互不相识。男友在信中千叮咛万嘱咐：在站台上彼此以身穿的军大衣为初始锁定标识，然后再根据金百炼一米八七的身高，我的黑皮肤互相进一步认定，最后再互报姓名相认。男友后来还加拍一份电报，嘱托我千万别稀里糊涂跟人走，一定先认准军大衣再确认是“金百炼”，方可跟着走。

当我乘坐的火车缓缓进入北京站后，透过车窗放眼望去，长长的站台上，除了铁路工作者就是警察，基本没啥接站的人，更见不到什么“大衣哥”（后来知道，那天车站有政事）。待我跌跌撞撞走出车厢，正迷茫地四下找寻时，一个韵味十足的高大帅哥伸手就要来接我的包裹。我本能地后退一步。只

见此入戴着摩登太阳镜，上身穿一件带毛领的皮夹克，下身穿一条紧裹长腿的牛仔裤，浑身是男士香水的味道。我正要避开“摩登男”健硕身躯的遮挡，却听他坏坏地笑着说：“别找了，亚洲第一投手”金百炼前来接待“四眼”的准新娘！您在北京逗留的这几个小时，将由我全程陪同。”

我左右环顾一下，质疑道：“你为啥没穿军大衣？”他调侃：“他正连，我副团，我为啥听他指挥？这身行头是我前阵子在广州冬训时去沙头角淘到的港货，当然要在‘四眼’的准新娘面前显摆一下啦！”

我心里暗自嘀咕：既然他能说出男友的绰号“四眼”，应该不会有假，便将信将疑地跟着“摩登男”出站。可因为他没有军大衣的标志性约定，一路上，我都在忐忑不安，生怕眼前的是个人贩子。

兜兜转转，一直进了一个部队机关的大门，看到大门两旁穿着军大衣的身姿笔挺的哨兵，我才彻底放了心。因为我笃定地认为，军营，从来都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就这样戏剧化地，我裹着肥大的军大衣，携带着北国凛冽的寒风，被那个没按约定穿军大衣的金百炼，送上了南下的火车，嫁入了南国的军营。

婚后筒子楼的日子，过得还是蛮清苦的。南方的冬季，有着一股渗入骨髓的阴冷。儿子出生后，姥姥先前准备的小棉被中看不中用，在寒流袭击岭南时，根本无法为娇嫩的生命抵御阴冷。那年那时，我们无法随心所欲地因为需要而购物。无奈之下，孩子爹会先把我儿子用小棉被包裹好，再睿智地把军大衣覆盖在襁褓上，用军大衣代替一床被子温暖儿子。

儿子日渐成长，冬天的夜晚免不了会蹬被子。别人家都是给孩子买睡袋，我家的孩子爹却是“穷人有穷办法”：每晚趁儿子熟睡后，他便悄悄把儿子抱到军大



插图：姜晨

衣上，把大衣毛领打开，把软毛巾铺在上面做儿子的“衣领枕头”，再把儿子的胳膊分别放入大衣袖子里，贴身盖上一床小被子，最后把大衣纽扣扣好。一个简易的“军用睡袋”，恰到好处地温暖了儿子婴儿时代的每一个冬夜。

结婚三十载，搬家数次。如今，各

种羽绒服、棉服、呢子大衣应有尽有，但，我和孩子爹各自的军大衣依然还存留在柜子中，不舍得丢弃。

因为那两件大衣啊，蓄满了我们那个年代的“芳华”。我们会把它们当作“传家宝”，交给早已成人的儿子和未来的孙子……

家庭秀

深山哨所伫立多少年，荒草野径走过多少天。因为有了情的驻守，奉献的路似乎不那么难走。山风吻着老兵的履历，喜悦绽开妻子的笑颜。是谁说：有你的地方就有家。这情话被飞鸟传出很远，有人听成了玫瑰的颂词，也有人听成了流水的寓言……

定格

火箭军某旅四级军士长黄显平和妻子李卫平，带着半岁的儿子黄仁博走进大山，驻守“夫妻哨”，一待就是5年。新年甫过，一家人盘点一年来的收获，幸福、欣慰和骄傲洋溢在彼此的脸上。

■于帅/文 刘厚良/图



家事

看着点验员越走越近，新兵董志昊的心怦怦直跳。察觉到这丝异样，指导员顺着他闪烁的目光瞧去，那是一个泛黄的白布包。下一瞬，从中抖落出的物品，顿时汇聚了点验现场所有人的视线——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一面嫣红的旗帜格外醒目。

小董自己也没想到，新训开始第一天，自己就惨遭“围观”。但话说回来，一名初入军营的新战士，为什么会带着红旗来部队？要想弄清这件事，还得从他的父亲老董讲起。

老董名叫董云贵，年龄虽说只有3年，可作为连队里唯一的擎旗手，扛旗的日子却占了九成九。亲朋好友登门，老董每每聊到兴头，总绕不开那些“旗人旗事”——

23年前的北国寒冬，一场千里机动的跨区演习拉开帷幕，全连官兵鏖战了七天七夜。但偏偏此时，扛旗打头的董云贵因水土不服打起了“摆子”。不想给连队添麻烦，他紧握旗杆，咬牙坚持，直至一头扎倒在终点线。最终，连队荣立集体三等功。

两代“旗人旗事”

■赵永峰 马世祜

便如此，每每摩挲着那红亮的绸面，忆起往事的老董就自豪得像个将军。

到底是怎样的旗帜，又到底是怎样的日子，能让父亲对军营魂牵梦绕？这份儿时的疑惑，伴随着小董长大，并在他心里长成对军营的浓浓向往。2017年6月，在校园与征兵宣传不期而遇的小董终于下定决心——去当兵！

等待接兵队伍到来的那个清晨，全家人的心似乎都在等待迎接一份神圣。老董摸出那个珍藏多年的白布包，把它塞进了儿子的行囊。“既然选择了当兵，就要当能扛旗的排头兵！”小董听得出，父亲的话语饱含期许。

说来也巧，走下接兵的列车，小董惊喜地发现，自己新训所在的某综合训练基地就在原来父亲当兵的地方——张家口。更巧的是，由于调整

转隶，父亲的老连队目前就隶属于他即将服役的某合成旅。

带着这面重返军营的红旗，小董心中有了明确的目标。训练场上他挥汗如雨，训练场下不忘查漏补缺，平地里更是没少和父亲交流“取经”，不仅军事素质稳步提升，同时还在基地组织的十九大理论宣讲中崭露头角。前不久，还荣膺新兵授衔仪式的擎旗手。

“既然扛起了红旗，再难再累也得扛下去！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已梦圆的小董这边流着热泪，那边仍不忘给儿子再打一针“强心剂”。

现如今，依旧会有战友带着好奇，围着那面被点验出的红旗，听小董分享记忆里的点点滴滴。娓娓道来之余，延续着不曾忘却的“旗人旗事”，小董的脑海中，又会回响起父亲的嘱托。

璇姐私聊

“异地综合征”需用心治疗

璇姐好：

去年，我给妻子办理了随军，让我和女儿都来到了我身边。按理说告别两地分居，一家三口的生活应该挺甜蜜，但最近我却时常和妻子闹别扭。比如，我做家务时，她会嫌我笨手笨脚；给女儿买些礼物，她就说我是溺爱孩子……似乎我做什么，都不合她的心意。

我们从谈恋爱到结婚都是异地，风风雨雨都走过来了，怎么在一起后反倒出现这么多磕磕绊绊？我怀疑自己患上“异地综合征”了。

第83集团军某旅保障部
丁助理

小丁，你好：

办理随军，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，对于军人家庭来说可谓是一件“喜事”。但告别两地分居，等同于相处模式发生改变，还需你积极适应、用心经营。

以往，你在家庭中长期“缺位”，探亲休假一次，久别重逢后夫妻感情自然升温，一方就算暴露出点小问题也不会影响感情的甜蜜。如今，你们告别异地模式，朝夕相处，感情的曲线在走过相聚时的高点后也会逐步回归正常区间。此时，双方的小毛病、小问题都会无可遁形地暴露在对方面前。

当现实回归到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些磕磕绊绊都是生活中的“烟火气”。夫妻只有双方携手面对，才能收获爱的味道。

夫妻相处，历来都是一个不断磨合、寻找默契的过程。发现对方和自身的小毛病、小问题，不断磨合，主动改变，最后达到一种默契，是你们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。对于这些，不要过度纠结，但要认真对待。双方都抱着尊重、理解、包容的心态，定会早日找到理想的默契。